

※書目文獻※

明郎瑛詞話輯校

林玫儀*

關於論詞資料的使用，容易陷入二種成見：一是只注意「詞話」，不知「詞話」之外尚有許多論詞雜著；另一是凡涉及「詞話」，多以唐圭璋先生《詞話叢編》為依歸，以為重要詞話盡在於此。實則古人論詞資料，無「詞話」之名而有詞話之實者，所在多有，唯散見於序跋、批注、評語、書信、日記、論詞詩詞、詞籍凡例、題記之中^①，乃至詩話、筆記、小說等，若能披沙揀金，當可爬梳出作者之詞學觀點。然而，此類作品極為蕪雜，且數量龐大，蒐羅工作，自非一人所能蕺事。近年學界已體認此一工作之重要性，亦曾出版數本專書^②。玫儀近年為建置「詞話集成」資料庫，頗致力於廣蒐詞籍序跋及散見詞論，因見明郎瑛《七修類稿》有論詞資料二十二則，未為詞學界所注意，爰輯為本文，且就其中所引詞作之

* 林玫儀，本所研究員。

- ① 見諸凡例者，如《支機集》一書，蔣氏師徒即在凡例中楊槩其論詞大旨。見諸題記者，如謝元淮單行本《海天秋角詞》，於〈鶯啼序·忽忽度春過夏〉一闕調名後有一篇幅甚長之小序，整段都是重要之論詞觀點，為謝章铤《賭棋山莊詞話》所稱道，然而謝氏〈填詞淺說〉中並未收入。詳見拙作：〈由文獻學的立場論詞學資料之蒐集〉，收入《詞曲研究的新拓展》（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03年），頁252-267。
- ② 收錄筆記小說中之詞話資料者，早年有夏映庵之《彙輯宋人詞話》，刊於《同聲月刊》二卷三號至三卷十二號，一九七〇年由臺北廣文書局出版專書。近年則有張惠民編：《宋代詞學資料匯編》（汕頭：汕頭大學出版社，1993年）；陳良運主編：《中國歷代詞學論著選》（南昌：百花洲文藝出版社，1998年）；施蟄存、陳如江輯錄：《宋元詞話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99年）；申駿編著：《中國歷代詩話詞話選粹》（北京：光明日報出版社，1999年）；張璋編：《歷代詞話》（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2年）等。

異文，一一校訂^③，間斷以己意。《七修類稿》（五十一卷，續稿七卷）之正文及卷次、頁碼，以中華書局《明清筆記叢刊》本為底本^④，另以乾隆四十年錢塘周榮重刊本及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所收二種明本參校^⑤。其中引詞部分，皆按格律標注句、韻。此一模式，亦具有未來從事「歷代詞話考校」工作之嘗試意義，大雅君子，幸垂教之。

李易安（卷 17，頁 251）

趙明誠字德甫，清獻公中子也，著《金石錄》一千卷。其妻李易安，又文婦中傑出者，亦能博古窮奇，文詞清婉，有《漱玉集》行世。諸書皆曰與夫同志，故相親相愛之極。予觀其敘《金石錄》後，誠然也。但不知胡為有再醮張汝舟一事？嗚呼！去蔡琰幾何哉？此色之移人，雖中郎不免。

芙蓉詞（卷 21，頁 310）

有〈菩薩蠻〉詠蘇堤芙蓉云：「紅雲半壓秋波急◎豔妝泣露嬌啼色◎佳夢入仙城◎風流石曼卿◎ 宮袍呼醉醒◎休捲西風景◎明月粉香殘◎六橋煙水寒◎」^⑥世謂高季迪之詞也，不知季迪乃是〈行香子〉，其詞云：「如此紅粧◎不見春光◎向菊前、蓮後纔芳◎雁來時節。寒沁羅裳◎正一番風。一番雨。一番霜◎ 蘭舟不採。寂寞橫塘◎強相依、暮柳成行◎湘江路遠。吳苑池荒◎奈月朦朧。人杳杳。水

③ 異體字只選列較重要部分。

④ 明刊本訛誤甚多，郎瑛亦自謂「字有乙者、漏者、魚魯者，目錄不對而間斷失款者」，以致「愧罪不勝」。中華書局本以乾隆四十年耕煙草堂刻本為底本，並據明嘉靖福建建安書坊刻本參校，較為可信。見書前一九五八年出版說明。世界書局《中國學術名著》第六輯《讀書劄記叢刊》第二集所收《七修類稿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年），即據此景印。以下討論各條異文，不另標出世界本。

⑤ 周榮重刊本現藏臺大圖書館，收入烏石文庫第339冊，其中部分有缺。二明本其一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·子部·雜家類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事業公司，1995年），第102冊，乃據中山圖書館所藏明刻本影印；另一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·子部·雜家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第1123冊，乃據北京圖書館所藏明刻本影印；二者版本不同。另有安越校點本（北京：文化藝術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由於排版錯字甚多，僅酌予參考。

⑥ 《全宋詞》冊四頁二三五一收此，作者署「高觀國」，詞題即作「蘇堤芙蓉」，唯「秋波急」作「秋波碧」、「西風景」作「西風錦」、「明月」作「明日」、「六橋」作「六朝」。

茫茫◎」⑦以優劣論之，前則不如後也。昨偶得雜錄一冊，前詞乃宋人高竹屋者也，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？季迪名啓，姑蘇人，國初編修《元史》，擢戶部侍郎，與楊基、張羽、徐賁爲吳下詩宗⑧。竹屋名觀國，字賓王，有《竹屋詞》一卷行世。

蔡京詞（卷 22，頁 328）

予舊讀《說郛》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：「八十一年住世。四千里外無家◎如今流落向天涯◎夢回玉殿。幾度宣麻◎只因貪寵戀榮華◎便有如今事也◎」⑨意無此調，亦不成話。況蔡死時，止年八十，此必惡之者托名爲之也。後見《宣和遺事》載京之事，亦有此詞，乃〈西江月〉也，較之小說者反是，後月餘而京卒，亦可謂讖也。《遺事》詞曰：「八十衰年初謝。三千里外無家◎孤行骨肉各天涯◎遙望神京泣下◎ 金殿五曾拜相。玉堂十度宣麻◎追思往日漫繁華◎到此翻成夢話◎」⑩

⑦ 《高太史扣舷集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據明刊本影印，收入《中國學術名著》第六輯第六集第十三冊《高啓大全集》）及《青邱高季迪先生扣舷集》（上海：中華書局《四部備要·初編》據雍正刻本《高青邱詩集注》校刊本）均收此詞，題目均作「芙蓉」，「奈月朦朧」之「奈」字俱作「恨」，唯調名則前書別作〈行鄉子〉。按：《全宋詞》冊五「錢選」名下亦收〈行香子〉一首，題作「折枝芙蓉」，云：「如此紅妝◎不見春光◎向菊前、蘭後纔芳◎秋波易老。寂寞橫塘◎正一番雨。一番風。一番霜◎ 浣紗人去。歌韻悠揚◎□□□、□□□□◎□□□□。□□□□◎但月溶溶。雲渺渺。水茫茫◎」乃據《湖州詞徵》卷二十六收錄，唐圭璋將其置於「誤題撰人姓名詞存目」一類，自注應據高太史《扣舷集》，改題撰人爲高啓（見頁 3871、3876），是唐氏以二詞爲互見。唯是此詞文字與上引高作相去甚遠，雖有仿作之跡，卻難認定其爲同一首。又，經查《吳興叢書》本《湖州詞徵》，上結即作「正一番風，一番雨，一番霜」，《全宋詞》所引有倒乙。

⑧ 二明刊本俱作「徐賁」，蓋形近而誤。

⑨ 按：郎氏謂此詞錄自《說郛》，經查《說郛》卷三十七蔡京詞，文字作：「八十一年住世。四千里外無家◎如今流落向天涯◎夢到瑤池闕下◎ 玉殿五回命相。彤庭幾度宣麻◎止因貪寵戀榮華◎便有如今事也◎」，見〔明〕陶宗儀纂，張宗祥集校：《說郛》（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63年），頁 629。另《揮塵後錄》（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88年）卷八亦錄此詞（見頁 1889），亦錄此詞，唐氏據以收入《全宋詞》冊一頁四四六，除「貪寵」作「貪此」外，其餘文字均同。郎氏「夢回玉殿，幾度宣麻」云云，不知何所據，疑其所見本子原有闕文，在傳抄過程中誤將闕處連書，致不成調。

⑩ 嘉慶十三年重刊宋本《宣和遺事》（見《黃氏叢書》二十九冊）後集「蔡京死於潭州」條引此，「漫繁華」作「謾繁華」、「翻成夢話」作「番成夢話」（見卷下，頁 9 下）。明刊本《古本宣和遺事》卷下頁十五下及《宣和遺事》（曹濟平點校：〔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93年〕，頁 75）同。

霓裳羽衣曲考 (卷 24, 頁 362)

〈霓裳羽衣〉曲舞不傳於世久矣，雖學士知音之流，亦徒求想像而已。予以讀過詩書有關斯曲者，會萃成文，述註于左；其舞律呂節奏，庶亦可知過半矣。按明皇遊月中，見仙女素衣奏樂極妙，記其音，歸而製之。《漁樵閒談》云：「與羅公遠遊回，令伶人作。」鄭嵎詩註：與葉法善遊，歸於笛中寫其音^①。會西涼節度楊敬述進〈婆羅門〉曲，聲調相符，遂合二者而製，名爲〈霓裳羽衣〉。《碧雞漫志》云爲創於敬述，潤色於明皇。沈存中云：用月中所聞爲散序，用楊曲爲腔。諸書皆同。其音屬黃鍾，其調屬商，見前《漫志》，沈存中亦引，辨爲商調。其譜三十六段，見《渾成集》。其奏樂用女人三十，每番十人迭奏，而音極清高。見《齊東野語》。樂天詩亦曰：「由來此舞難得人，須是傾城可憐女。」其舞服之飾，樂天詩曰：「虹裳霞帔步搖冠，鈿音纍纍珮珊珊。」奏曲之數，白詩又曰：「散序六奏未動衣」、「中序擘騷初入拍」^②、「繁音急節十二遍」、「唳鶴曲中長引聲」，但《漫志》云飾奏有二十二遍，餘皆同。惜文人往往指爲亡國之音，如杜牧詩曰：「霓裳一曲千峯上，舞破中原始下來。」故棄而不傳。然周草窗述之，真有注雲落水之意，非人間曲也。見《齊東野語》。予因摘出，以告知音者。

西江月詞 (卷 27, 頁 409)

程學士敏政哀輯《宋遺民錄》一書，末卷辯宋瀛國公之事，亦既明矣；惜所引陶九成《輟耕錄》〈西江月〉詞尚未解明。其詞云：「九九乾坤已定。清明節後開花○米田天下亂如麻○直待龍蛇繼馬○依舊中華福地。古月一陣還家○當初指望

① 中華本作「歸於笛山寫其音」，安越校本從之，唯周榮本及二明本均作「笛中」。按：「笛山」義不可通，鄭嵎〈津陽門詩〉自注云：「葉法善引上入月宮……及上歸，且記憶其半，遂於笛中寫之。」（引自《全唐詩》〔臺北：明倫出版社，1971年〕，冊7，卷567，頁6563），據改作「笛中」。

② 「中序擘騷初入拍」句，中華本作「中序擘騷初八拍」安越校本同。唯周榮本及二明本均作「入拍」，經查《全唐詩》，白居易〈霓裳羽衣歌〉即作「入拍」，且白氏自注云：「中序始有拍，亦名拍序。」是「八」爲「入」形近之誤明矣（見《全唐詩》，冊7，卷444，頁4970-4971）此條文字與《全唐詩》有出入者。尙有「鈿音纍纍」作「鈿瓔纍纍」、「由來此舞難得人」作「君言此舞難得人」二處。

甕生涯○死在西江月下○」^⑬陶以爲真武之降筆，程以爲劉秉忠作，此姑置之。其初二句乃言元世祖滅宋，德祐封爲瀛國公時，至順帝至正十五年，我太祖三月起兵和陽，正當九九八十一年之數，是知乾坤已定九九，而三月乃清明時也。「米田」，言番人也。「直待龍蛇繼馬」，是太祖至正甲辰建國即位，乙巳伐元都，至丙午元亡，豈非「龍蛇繼馬」耶？「古月一陣還家」，乃言胡人皆去北矣。「當初指望甕生涯」，此寧宗之后甕吉刺氏不立己子而取順帝，是無生涯矣。程註云：「元主皆娶甕吉刺氏爲后，而此云『指望甕生涯』，蓋陰寓順帝非甕吉刺氏所出之意也。」予考之，元惟七主娶弘吉刺氏，餘皆他姓；且「弘吉」非「甕吉」，不知程何所據，今姑依之以解。「死在西江月下」，獨言順帝北殂於應昌，猝取西江寺梁爲棺之驗耳。胡不通解而註一句，又似非是，今補之而瀛國公之事明矣。

張三影子野（卷 27，頁 414）

張先字子野，吳興人也，《高齋詩話》以其詩有「浮萍斷處見山影」、「雲破月來花弄影」、「隔牆送過鞦韆影」，以句工而人目爲張三影也。《后山詩話》又改後二影謂「簾幕捲花影」、「墮絮輕無影」，人皆不知何以不同，不知初客謂子野曰：「人皆謂公『張三中』，蓋能道『心中事，眼中景，意中人』也。」公曰：「我張三影也。」遂舉《后山》者言之，但原辭尙多數字，因詞也。後《高齋》因子野有前詩三影者亦佳，遂著之。二收較之，似不如公自舉者。又見《石林詩話》云：子野能文章樂府，至老不衰。居錢塘，年八十餘，猶蓄聲妓。東坡有聞其買妾時八十五，詩以戲之：「錦里先生自笑狂，莫欺九十鬢眉蒼。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來燕燕忙。柱下相君猶有齒，江南刺史已無腸。平生謬作安昌客，略遣彭宣到後堂。」全篇用張姓故事，乃戲言耳。若歐陽公誌墓之子野，乃博州人，偶然同時同名同字也，故誌之所言，迥不與三影爲人同也，前乃天聖八年進士，後乃天聖三年進士。

曲語有本（卷 28，頁 422）

《捫蝨新話》王元澤詞曰：「露晞向曉。簾幙風輕。小院閒晝○翠逕鶯來。驚下亂紅鋪繡○倚危牆。望高樹。海棠帶雨臙脂透○又因循過了。清明時候○ 倦遊

^⑬ 見〔明〕程敏政：《宋遺民錄》（臺北：新興書局，1988年），卷15，頁2806。

宴、風光滿目。好景良辰。誰共攜手◎恨被榆錢。買斷兩眉長皺◎憶高陽。人散後◎落花流水人依舊◎這情懷。對東風、盡成消瘦◎」調寄〈倦尋芳慢〉^⑭，今曲中「簾幙風柔，庭幃晝永，海棠帶雨臙脂瘦，因循過了清明也」等句，本諸此。

中秋不見月（卷29，頁440）

永樂中秋，上方開宴賞月，月為雲掩，召學士解縉賦詩，遂口占〈風落梅〉一闕，其詞云：「嫦娥面◎今夜圓◎下雲簾◎不著臣見◎拚今宵、倚欄不去眠◎看誰過、廣寒宮殿◎」^⑮上覽之懽甚，復命賦長篇，又成長短句以進，歌曰：「吾聞廣寒八萬三千修月斧。暗處生明缺處補。不知七寶何以修合成，孤光洞徹乾坤萬萬古。三秋正中夜當午^⑯。佳期不擬嫦娥悞。酒杯狼籍燭無輝。天下人間隔風雨。玉女莫乘鸞。仙人休伐樹。天柱不可登。虹橋在何處。帝閨悠悠叫無路。吾欲斬蝮蛙，磔其兔。坐令天宇絕纖塵，世上青霄燦如故。黃金為節玉為輅。縹緲鸞車爛無

⑭ 《全宋詞》冊一頁三八四引王雱此詞，調下注明「中呂宮」，文字方面，則「向曉」作「向晚」、「望高榭」作「登高榭」、「倦遊宴」作「倦遊燕」、「兩眉長皺」作「兩眉長鬪」、「人依舊」作「仍依舊」，另「又因循過了」前多「算韶華」三字。按：《全宋詞》共收〈倦尋芳〉十四首，上結三句除王質「冰壺秋月」闕作「向塵中，分付高人勝士，把雲煙掃」（冊3，頁1647）、陳紀「滿簷霜雪」闕作「怪東君，太匆匆，亦是人間行客」（冊5，頁3392）外，其餘十二首（包括吳文英三首，潘汾、廬祖皋、張端義、翁元龍、李萊老、湯恢、陳允平各一首，王質另一首及此詞），調式全作「354」，足見郎氏所引脫去「算韶華」三字，於律未合。再者，《全宋詞》收錄此詞，注明乃據《樂府雅詞拾遺》卷上，經查嘉慶庚午江都秦氏享帚精舍刊本（收入《詞學叢書》）卷上頁六下所引，首句是「向曉」而非「向晚」、「海棠」作「梅棠」、「倦遊燕」作「倦游讌」，不知是所據版本不同，抑或校對有誤。

⑮ 〔清〕顧璟芳、李莢生、胡應宸編選，王兆鵬校點：《蘭皋明詞匯選》（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）卷一引此，題作「中秋望月應制」。「不著臣見」作「不著群臣見」。《四部備要》本《明詞綜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0年）卷一解縉小傳引《古今詞話》，亦引此詞，「不著臣見」作「不著群仙見」，「拚今宵」作「揜今宵」。唯二書調名均作〈落梅風〉。按：〈風落梅〉一調，《詞譜》、《詞律》、《全唐五代詞》、《全宋詞》、《全金元詞》俱不收，〈落梅風〉則《詞譜》卷六收有無名氏一首，唯其調式作「7673·7673」，與此相去甚遠。王兆鵬《蘭皋明詞匯選》校記以為是「元人小令平仄互叶者」（頁194），蓋是；唯因其入選《蘭皋明詞匯選》，是顧氏等以其為詞，且《詞譜》亦收此詞牌，則詞曲間分際究竟如何，尙有可供探討之餘地，故仍置此。

⑯ 二明本「午」作「年」，形近而誤。

數。水晶簾外河漢橫，冰壺影裏笙歌度。雲旗盡下飛玄武。青鳥嶠書報王母^⑰。但期歲歲奉宸遊，來看霓裳羽衣舞。」上益喜，同繙飲。過夜半，月復明朗，上大笑曰：「子才真可謂奪天手段也。」蓋既以其天才，又歌有「坐令天宇絕纖塵」等句，今集止載後歌，而雜僞者多也。

除夕元旦詞(卷30, 頁462)

庠彥沈明德宣，嘗賦吾杭「除夕」、「元旦」〈蝶戀花〉二詞，道盡中人以下之家之風俗，誠足解頤，錄以遺好事者。「除夕」云：「鑼鼓兒童聲聒耳◎傍早關門。掛起新簾子◎炮仗滿街驚耗鬼◎松柴燒在烏盆裏◎寫就神荼并鬱壘◎細馬送神。多著同興紙◎分歲酒闌扶醉起◎闔門一夜齊歡喜◎」「元旦」云：「接得竈神天未曉◎炮仗喧喧。催要開門早◎新綃鍾馗先掛了◎大紅春帖銷金好◎爐燒蒼朮香繚繞^⑱◎黃紙神牌。上寫天尊號◎燒得紙灰都不掃◎斜日半街人醉倒◎」

秦黃詩讖(卷30, 頁462)

秦觀字少游，號太虛，淮之高郵人，與蘇、黃齊名。嘗於夢中作〈好事近〉一詞云：「山露雨添花。花動一山春色◎行到小溪深處。有黃鸝千百◎飛雲當面化龍蛇。天矯掛晴碧◎醉臥古藤陰下。杳不知南北◎」^⑲其後以事謫藤州，竟死於藤，此詞其讖乎？少游同時有賀鑄，字方回，嘗作〈青玉案〉詞悼之云：「凌波不過橫塘路◎但目送、芳塵去◎錦瑟年華誰與度◎月樓花院。綺窗珠戶◎惟有春知處◎碧雲冉冉衡阜暮◎彩筆空題斷腸句◎試問閒愁知幾許◎一川煙草。滿城風絮◎梅子黃時雨◎」^⑳山谷有詩云：「少游醉臥古藤下，誰與愁眉唱一杯。解道江南斷腸句，祇今惟有賀方回。」秦詞世人少知，予嘗親見其墨跡，後有近代劉菊莊題

⑰ 周榮本作「啣」。

⑱ 「蒼朮」，二明本作「蒼木」。

⑲ 首句中華本原作「山露語添花」，周榮本同。按：二明本均作「山露雨添花」，文義較勝，茲從之。《全宋詞》冊一頁四六九著錄此詞，頗有異文，首句作「春路語添花」，「天矯掛晴碧」作「天矯轉空碧」、「杳不知南北」作「了不知南北」。

⑳ 按：《全宋詞》冊一頁五一三著錄此詞，「年華」作「華年」、「月樓」作「月橋」、「綺窗」作「瑣窗」、「惟有」作「只有」、「碧雲」作「飛雲」、「衡阜」作「衡阜」、「空題」作「新題」、「試問閒愁知幾許」作「若問閒情都幾許」。

云：「名並蘇、黃學更優，一詞遺墨至今留。無人喚醒藤州夢，淮水淮山總是愁。」亦不勝其感慨。因憶賀、黃二作，併書之。以見少游固竟沒於貶所，而山谷厄於城樓之死，尤艱哉！嗚呼！詠詩之日，孰知又為少游之後者耶？

詞非歐陽作（卷 31，頁 472）

王銍《默記》記歐陽文忠公私通甥女事，為此降官，事亦詳矣。而錢氏私誌又述其自作之詞曰：「江南柳。葉小未成陰◎人為絲輕那忍折。鶯憐枝嫩不勝吟◎留取待春深◎ 十四五。閒抱琵琶尋◎堂上簸錢堂下走。恁時已留心◎何況到如今◎」②蓋甥女依公，時方七歲故也。予意公因甥女無依領回，方七歲，公何便有此心？況此詞後一拍全似他人之說公者，但事之有無，未可與辯，詞非公為，決然也。或者錢世昭因公《五代史》中多毀吳越，故詆之，如落第士子作〈醉蓬萊〉以嘲公也，讀者理推。

詩文似（卷 31，頁 472）

舊云韓詩似文，杜文似詩。予謂韋應物律詩似古，劉長卿古詩似律。子瞻詞如詩，少游詩如詞，固一病也。然亦因性所便，習而使之然耳②。

花間詞名（卷 31，頁 476）

〈歸國遙〉、〈酒泉子〉、〈定西番〉、〈河瀆神〉、〈遐方怨〉、〈思帝鄉〉、〈蕃女怨〉、〈荷葉盃〉、〈上行盃〉、〈思越人〉、〈三字令〉、〈竹枝〉、〈河傳〉、〈摘得新〉、〈離別難〉、〈相見歡〉、〈醉公子〉、〈感恩多〉、〈滿宮花〉、〈蝴蝶兒〉、〈贊成功〉、〈西溪子〉、〈中興樂〉、〈接賢賓〉、〈贊浦子〉、〈女冠子〉、〈甘州遍〉、〈紗窗恨〉、〈柳含煙〉、〈月宮春〉、〈戀情深〉、〈賀明朝〉，右三十二詞，乃《花間集》之名也，《草堂詩

① 按：《全宋詞》冊一頁一五八著錄此詞，「留取」作「留著」、「堂上簸錢堂下走」二「堂」字俱作「階」。另「恁時已留心」句作「恁時相見早留心」，此詞調寄〈望江南〉，依律此句應為七字，無作五字者，疑此本落二字。

② 中華本作「然亦因性所使」，唯周榮本及二明本俱作「便」，茲據改。「習而使之然耳」句，二明本無「然」字。

餘》諸本之所無。今作詞者，不惟不填此調，亦不知有此名耳。予故於三十四卷中，已言《花間集》為詞家之祖，今復特錄其名以見之，則南詞始於唐也無疑。

艷詞不可填（卷 31，頁 478）

昔僧秀關西與黃山谷曰：「作詩無害，惟艷歌小詞可罷之。」山谷笑曰：「殆空中語耳，終墮此惡道耶？」師曰：「若是以邪言蕩人淫心，使彼由汝犯法，恐不止墮惡道而已。」黃自此不作艷詞。予嘗思此甚為有理，惟詞曲儘說情思，非若詩之蘊藉悠揚也。如柳耆卿〈晝夜樂〉一詞云：「秀香家住桃花徑◎算神仙、纔堪並◎層波細剪明眸。膩玉圓搓素頸◎愛把歌喉當筵逞◎過天邊、亂雲愁凝◎言語似嬌鶯。一聲聲堪聽◎雕房飲散簾幙靜◎擁香衾、歡心稱◎金爐麝裊青煙。鳳帳燭搖紅影◎無限狂心乘酒興◎這歡娛、漸入佳境◎猶自怨鄰雞。道秋宵不永◎」^②此雖贈妓，真可謂狎語淫言矣，宜戒之。

楊柳枝（卷 32，頁 487）

〈楊柳枝〉，即古折楊柳枝義也，本歌亡隋之曲，故陳子昂有詩云：「萬里長江一帶開，岸邊楊柳幾千栽。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悵龍舟去不回。」劉禹錫曰：「揚子江頭煙景迷，隋家宮樹拂金堤。嵯峨猶有當時色，半蘸波中水鳥棲。」又韓琮云：「昌樂隋堤事已空，萬條猶舞舊春風。」晉和凝云：「萬枝枯槁怨亡隋，似弔吳臺各自垂。」是也。後白居易有愛妓樊素善歌，小蠻善舞，故嘗為詩曰：「櫻桃樊素口，楊柳小蠻腰。」年既高邁，小蠻方豐豔，乃作〈楊柳枝〉辭以托意曰：「一樹春風萬萬枝，嫩於金色軟於絲。永豐西角荒園裏，盡日無人屬阿誰。」及宣宗朝，國樂唱是辭，帝問誰製，永豐在何處，左右具以對。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，有垂柳一株，柔條極茂，因命使取二枝植禁中。居易感上知名，且好尚風雅，又作一章云：「一樹飄殘委泥土，雙枝榮耀植天庭。定知玄象今春後，柳宿光中添兩星。」故後盧貞等和其題曰：「一樹依仍在永豐，兩枝飛去杳無踪。玉皇曾採人間曲，應逐歌聲入九重。」劉禹錫曰：「塞北梅花羌笛吹，淮南桂樹小山詞。請君莫奏前朝曲，聽唱新翻楊柳枝。」此自是為白氏〈楊柳枝〉而作也，今人渾為一題，莫知其故，而六朝樂府收之，亦不辯也。不然，樂天之前，已有其詩可知矣，及唐

^② 按：《全宋詞》冊一頁十五收此詞，「雕房」作「洞房」、「佳境」作「嘉景」。

人詠此題極多，偶爾記憶，因錄出其一韻者，置之於左，庶可以見先賢用意之工拙也。劉禹錫詩云：「花萼樓前初折時，美人樓上鬪腰肢。如今拋擲長街裏，露葉如啼欲恨誰。」「城外西風吹酒旗，行人揮袂日西時。長安陌上無窮樹，惟有垂楊管別離。」白居易曰：「紅板橋邊青酒旗，館娃宮暖日斜時。可憐雨歇東風定，萬樹千條各自垂。」韓琮曰：「枝鬪纖腰葉鬪眉，春來無處不成絲。灞陵原是多離別，少有長條拂地垂。」溫庭筠曰：「陌上河邊千萬枝，怕寒愁雨盡低垂。黃金穉短人多折，已恨東風不展眉。」楊巨源曰：「江邊楊柳綠煙絲，立馬煩君折一枝。惟有東風最相惜，慙慙更向手中吹。」然當時傳誦，惟劉、白為最，而晚唐薛能又謂劉、白之句，雖有才思，似太拘僻，且宮商不高，遂作十九首以壓之。今亦舉一韻者二首，以見工拙：「潭上江邊嫋嫋垂，日高風靜絮相隨。青樓一樹無人見，正是女郎眠覺時。」又曰：「劉、白蘇臺總近時，當時章句是誰推^{②④}。纖腰舞盡春楊柳，未有農家一首詩。」其妄自尊大如此。以今較之，豈能追劉、白醞藉之萬一耶？又古有〈折楊柳行〉，可謂甚古。謝靈運嘗一作之，餘不多見也。復有〈月節折楊柳〉，雖是古辭，則似近於唐人意矣。

東坡孤鴻詞（卷 32，頁 495）

東坡在黃州，作〈卜算子〉，山谷以為不喫煙火人語，至今傳誦。其詞云：「缺月掛疎桐。漏斷人初靜。時見幽人獨往來。縹緲孤鴻影。驚起卻回頭。有恨無人省。揀盡寒枝不肯棲。寂寞沙汀冷。」^{②⑤}一本作「寂寞吳江冷」，恐非也。予謂句則極精，托意深遠，似不可以易解也。後見《詞學筌蹄》解云：「缺月，刺明微也。漏斷，暗時也。幽人，不得志也。獨往來，無功也。驚鴻，賢人無所自，遂不安也。回頭，愛君不忘也。無人省，君不察也。揀盡寒枝不肯棲，不偷安於高位也。寂寞吳江冷，非所安也。」以為得旨。但意鴻不木棲，今日「揀盡寒枝」，未免背理，不若易「枝」為「蘆」耳。每每語人，人以予為是。昨讀《野客叢書》，方知所以，乃東坡在惠州白鶴觀所作。惠有溫都監女，頗有姿色，年十六而不肯聘

^{②④} 「當時章句是誰推」句，「時」字與上句重複，二明本作「當是」，亦嫌複，《全唐詩》作「當初章句是誰推」，文字較勝（見《全唐詩》，冊 1，卷 28，頁 402；又冊 9，卷 561，頁 6519）。

^{②⑤} 按：《全宋詞》冊一頁二九五收此詞，「寂寞沙汀冷」作「楓落吳江冷」。

人。聞坡至，相鄰，溫謂人曰：「此吾壻也。」一夜，坡吟詠間，其女徘徊窗外，坡覺而推窗，則女踰垣而去。坡物色得其詳，正呼王說為媒，適有過海之事，此議少寢。其女不久卒，葬於沙灘之側。坡回，聞之悵然，故為此詞也。又隋李无操有〈鴻〉詩曰：「夕宿寒枝上，朝飛空井中。」似亦有木棲矣，自悔讀書不多也，然又思東坡之事已矣。朱子解《易》，亦曰鴻不木棲，或得平柯，則可以安。今詩止用一「枝」字，終礙理耶？《叢書》無刻板，錄之。

婦人詩詞 (卷 34, 頁 511)

昔於雜錄中，見廣信道中有杭婦金麗卿之詩：「家住錢塘山水圖，梅邊柳外識林蘇。平生慣占清涼國，豈料人間有暑途。」豐城道中又有詩婦余叔柔〈浪淘沙〉詞：「雨溜風鈴◎滴滴丁丁◎釀成一枕別離情◎可惜當年陶學士。孤負郵亭◎ 邊雁帶秋聲◎音信難憑◎花鬢偷數卜歸程◎料得到家秋正晚。菊滿寒城◎」²⁶夫麗卿之識林和靖、蘇東坡，則已不能有出門擁蔽其面矣。叔柔可惜於陶學士，其意果何在耶？可笑可笑。

南詞難拘字韻 (卷 34, 頁 512)

樂府古體，起自上古，韻既不拘，文或多寡；而其來歷，又有樂府詩章等書可考也。南詞似多起於唐也，如〈千秋歲〉、〈荔枝香〉，因貴妃誕日，長生殿奏新曲二闕，未有名，適南方進荔枝，遂以二詞名之。〈念奴嬌〉，名娼也，故連昌宮詞有「力士傳呼覓念奴」、「念奴潛伴諸郎宿」。〈阿濫堆〉，禽名也，聲最美，玄宗一取其聲，一取其名，各以製曲。〈菩薩蠻〉，大中初女蠻入貢，瓔珞被體，號「菩薩蠻」，遂製此也。〈春光好〉，因羯鼓催花，花開而製。惜未通知其祖於唐者，蓋明皇知音律之故，而後知音之臣，因各祖之，故《花間集》名為填詞之祖，而所集者自溫飛卿而下十八人耳。宋陸放翁又云：「晚唐詩格卑陋，而長短句獨精巧，後世莫及。」正指此也。又如《隨筆》之辯〈伊〉、〈涼州〉曲皆出於唐，亦其一證。然照字依韻，名曰填詞，今一詞之名雖同，而文有多寡，韻有平仄不同者，不可辯明，正無樂府詩章之書證之耳。如康伯可之作〈應天長〉詠閨情

²⁶ 《全宋詞》冊五頁三〇七七收此，作者署「金淑柔」，云：「淑柔，寶祐間人，一作余淑柔。」首句「雨溜風鈴」作「雨溜和風鈴」，按律此詞首句可作四字，亦可作五字。

云：「管絃喧繡陌。燈火照塵香舊。腸斷蕭娘愁歸路○緩彫轡。獨自歸來。凭欄情緒○ 楚岫在何處○香夢悠悠。花月更誰主○惆悵後期。空有鱗鴻寄紉素○枕前淚。窗外雨○翠幕冷、夜涼虛度○未應信、此度相思。寸腸千縷○」又曰：「管絃繡陌。燈火畫橋。塵香舊時歸路○腸斷蕭娘。舊日風簾映朱戶○鶯能舞○花解語○念後約、頓成輕負○緩彫轡、獨自歸來。凭欄情緒○ 楚岫在何處○香夢悠悠。花月更誰主○惆悵後期。空有鱗鴻寄紉素○枕前淚。窗外雨○翠幕冷、夜涼虛度○未應信、此度相思。寸腸千縷○」²⁷然後篇比前多二十字矣。葉少蘊之作〈念奴嬌〉詠中秋云：「洞庭波冷。望冰輪初轉。滄江浩浩○萬頃孤光雲陣卷。長笛一聲吹破○洶湧三江。銀濤無際。遙帶五湖過○酒闌歌罷。一般意味難道○ 回首江海平生。漂流容易。嘆佳期難到○縹緲高城風露爽。獨倚危闌傾倒○醉酌清樽。嫦娥應笑。猶似向來好○廣寒宮殿。爲余聊借蓬島○」又曰：「洞庭波冷。望冰輪初轉。滄海沉沉○萬頃孤光雲陣卷。長笛吹破層陰○洶湧三江。銀濤無際。遙帶五湖深○酒闌歌罷。至今鼉怒龍吟○ 回首江海平生。漂流容易散。佳會難尋○縹緲高城風露爽。獨倚危檻重臨○醉倒清樽。嫦娥應笑。猶有向來心○廣寒宮殿。爲余聊借瓊林○」²⁸既換韻，又換字矣。此皆不知孰是原本，孰乃非調，豈非無祖詞以證之耶？至於〈憶秦娥〉，諸人所作皆仄韻者，而孫夫人又有平韻者。〈水龍吟〉本是首句六字，第二句七字也，如秦少游「贈妓」云：「小樓連苑橫空。下窺繡轂雕鞍驟○」陳同甫「春恨」云：「鬧花深處層樓。畫簾半捲東風軟○」蘇東坡「詠笛」云：「楚山修竹如雲。異材秀出千林表○」而陸放翁「春遊摩訶池」者：「摩訶池上追遊路。紅綠參差春晚○」而首句乃七字，第二句反六字矣。〈柳梢青〉初起三句，皆四字也，皆用平韻，如秦少游「春景」云：「岸草平沙○吳王故苑。柳裊煙斜○雨後寒輕。風前香軟。春在梨花○ 行人一棹天涯○酒激處、殘陽亂鴉○門外

²⁷ 第一首《全宋詞》未收，查《詞譜》、《詞律》、《全唐五代詞》、《全宋詞》及《全金元詞》中俱未見此種調式。第二首則見於《全宋詞》冊二頁一三〇七，唯「鶯能舞」落一韻，應補。按：《全宋詞》所收〈應天長〉之調，九十八字者共十八首，除康氏此詞外，其餘十七首（包括張矩十首，周邦彥、方千里、吳文英、楊澤民、陳允平、蔣捷、無名氏各一首）俱叶十韻，無一例外。唯康詞則叶十二韻。蓋此詞叶第四部仄聲字，上片「鶯能舞」、下片「楚岫在何處」二句，「舞」、「處」俱爲第四部仄聲字，《全宋詞》既以「處」爲韻，則認定此處叶韻，何以「舞」字又不入韻，足見其非。

²⁸ 仄韻體者《全宋詞》未收，冊二頁七六七收平韻體，「佳會」作「佳期」、「嫦娥」作「姮娥」。

鞦韆。牆頭紅粉。深院誰家◎」²⁹周美成「佳人」云：「有個人人◎海棠標韻。飛燕輕盈◎酒暈潮紅。羞蛾凝綠。一笑生春◎ 爲伊人恨熏心。更說甚、巫山楚雲◎斗帳香銷。紗窗月冷。著意溫存◎」³⁰而李易安「春晚」云³¹：「子規啼血◎可憐又是、春歸時節◎滿院東風。海棠鋪繡。梨花飛雪。 丁香露泣殘枝銷。未比愁腸寸結◎自是休文。多情多感。不干風月◎」³²此乃首句四字，第二第三總成八字，又是仄韻也。至於瞿宗吉之辯〈漁家傲〉，本頭句第二字皆仄聲起，而楊復初、凌雲漢乃用平聲起，見《樂府遺音》。似此不一。若以周德清謂句字可以增損者論，又非其名，此或南詞北曲之不同也。以予論之，南詞但要音律和諧，或平或仄俱可也。二句合作一句，一句分成二句者，則句法雖不同，字數不差，妙在歌者上下縱橫所協耳。頭句不拘，正如律詩之起亦然，但多少數字，似不可也，況至於多少二三十者哉。若歐陽公「春暮」〈摸魚兒〉：「捲繡簾、梧桐秋院落。一霎雨添新綠◎對小池閒立殘粧淺。向晚水紋如縠◎凝遠目◎恨人去寂寂。鳳枕孤難宿◎倚欄不足◎看燕拂風簷。蝶翻草露。兩兩長相逐◎ 雙眉促◎可惜年華婉婉。西風初弄庭菊◎況伊家年少。多情未已難拘束◎那堪更趁良景。追尋甚處垂楊曲◎佳期過盡。但不說歸來。多應忘了。屏雲去時祝◎」³³此則前拍第二句第三句多一字，後

²⁹ 《全宋詞》冊一頁五五〇收此，「酒激處」作「酒醒處」，作者列爲仲殊，題目作「吳中」，唐氏云：「案：《類編草堂詩餘》卷一此首誤作秦觀詞。」

³⁰ 《全宋詞》冊五頁三七四二收此，調寄〈柳梢青〉，無題，作者署「無名氏」，唐氏云：「案：此首別誤作周邦彥詞，見《類編草堂詩餘》卷一。」於周邦彥處則列入存目（見冊2，頁630）。文字方面，「爲伊人恨熏心」句《全宋詞》作「爲伊無限傷心」，「無限傷」下唐氏注云：「此三字原誤作『入限熏』，據《類編草堂詩餘》改。」按：「爲伊入限熏」誠然不可解，對照郎氏所見，則其爲「爲伊人恨熏心」形近之誤明矣。

³¹ 「云」字周榮本及二明本俱作「者」。

³² 〔清〕王鵬運輯：《四印齋所刻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）本《東山詞》頁二七上錄此詞，題作「春暮」，「丁香露泣殘枝銷」句作「丁香露結殘枝梢」，「結」下注：「別作泣」。唐圭璋以爲此乃蔡伸所作，故於賀鑄部分只列入「存目詞」，注云：「蔡伸作，見友古居士詞。」然《全宋詞》冊二頁一〇一七，所錄蔡伸〈柳梢青〉（子規啼月）一首，文字與此卻相去甚遠，不應視爲互見詞，詳見拙作：〈韻律分析在宋詞研究上之意義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6期（1995年3月），頁123。郎氏以此爲李清照所作，不知何所據。

³³ 「向晚水紋如縠，凝遠目」二句，各本均作「向晚來紋如縠，凝遠月」，茲據《全宋詞》改。《全宋詞》冊一頁一四七錄此詞，無題，「蝶翻草露」作「蝶翻露草」、「良景」作「涼景」、「屏雲」作「雲屏」。

拍第五句又少一字，而「那堪更」字當是韻，「佳期過盡」盡字是韻，今皆無之，恐決不可不入選者，或是也，故少蘊之〈念奴嬌〉或可，而康伯可之〈應天長〉原註十九句³⁴，則前闕決非矣，歐之〈應天長〉又少似康，不知何也。

述懷詞 (卷 34, 頁 517)

成化間，仁和教諭聶大年以詩書名世，人來乞書，多以東坡〈行香子〉、馬晉〈滿庭芳〉應之，二詞一言不必深求問學，一言仕宦亦勞，皆不如隱逸之樂也。後聶召至京，修史而死，貧不能斂，似若預為己言者然。二詞亦果痛快，今錄之稿。〈行香子〉云：「清夜無塵◎月色如銀◎酒斟時、須滿十分◎浮名浮利。休苦勞神◎歎隙中駒。石中火。夢中身◎ 雖抱文章。開口誰親◎且陶陶、樂盡天真◎不如歸去。做箇閒人◎對一張琴。一壺酒。一溪雲◎」³⁵〈滿庭芳〉云：「雪漬疏髯。霜侵衰鬢。去年猶勝今年◎一回老矣。堪歎又堪憐◎思昔青春美景。除非是、月下花前◎誰知道。金章紫綬。多少事憂煎◎ 侵晨騎馬出。風初暴橫。雨又淒然◎想山翁野叟。正爾高眠◎更有紅塵赤日。也不到、松下林邊◎如何好。吳松江上。閒了釣魚船◎」馬晉字孟昭，仕國初，吳下人也。

人影詩詞 (卷 35, 頁 531)

嘗聞近時有詠人影一詩，膾炙人口，予意佳固佳矣，然格律卑下，不免有沾皮帶骨之訛，昨讀《詞學筌蹄》，有楊樵雲一詞，尤佳也，今併錄之於稿，以見人才之高下如此。詩云：「不言不語過平生，步步相隨似有情。長向燈前同靜坐，每於月下共閒行。昨朝離去天將暝，今日歸來雨又晴。最是行藏堪愛處，顯身須要待時明。」³⁶詞云：「只道空煙。又疑流水。依依卻是行雲◎了然相對。又是夢紛紛◎半面春風圖畫。黃金在、難鑄昭君◎溪橋斷。梅花晴雪。端的白三分◎ 眞眞◎難喚醒。三年抽藕。織得榴裙◎甚徘徊窺鏡。交翼鸞文◎一片飛花來去。并刀快、剪取晴紋◎無情處。分明著眼。強半帶春醺◎」³⁷

³⁴ 二明本均無「伯可」二字，揆之下文，應是。

³⁵ 《全宋詞》冊一頁三〇二錄東坡此詞，題作「述懷」，「休苦勞神」作「虛苦勞神」、「不如歸去」作「幾時歸去」、「做箇閒人」作「作箇閒人」。

³⁶ 「顯身須要待時明」句，《四庫存目》本脫一「待」字。

³⁷ 《全宋詞》冊五頁三五五一錄此，題作「影」，「夢紛紛」作「夢紛紛」。

夾城八景詞(卷39,頁570)

吾杭市井，夾城巷口其一也。永樂間，其地有翰林侍講王希範洪，號毅齋，一時學士推重之，朝廷亦尊寵焉。疾也賜藥，卒也賜棺，惜四十二而終。嘗以其地爲八景，作〈卜算子〉八章。成化間，仁和教諭臨川聶大年，亦有聲當時者，又每題作〈臨江仙〉一章，皆工緻也。然王、聶二集少刻板，志收亦不全，今錄於稿。

夾城夜月

孤月泛江秋。露下高城靜◎期著佳人夜不來。坐轉霜梧影◎吹徹紫鸞簫。寶篆煙銷鼎◎桂子飄香下廣寒。銀漢秋波冷◎

陡門春漲

驚雪噴高崖。雷響青天曉◎剛道吳胥駕海來。勢壓滄溟小◎兩岸是漁舟。潑亂飛春鳥◎須信神魚去不留³⁸。五色祥雲繞◎

半道春紅

宿雨漲春流。曉日紅千樹◎幾度尋芳載酒來。自與春風遇◎弱水與桃源。有路從教去◎不見西湖柳萬絲。滿地飛風絮◎³⁹

西山晚翠

斜日照疏簾。雨歇青山暮◎白鳥鳴邊一半開。香靄和煙度◎樓上見平湖。影隔青林霧◎吹斷鸞簫興未闌。月照芙蓉露◎

花園啼鶯⁴⁰

旭日照花林。鶯轉春風早◎一片紅雲暖不開。無奈春聲攪◎乘興且閒遊。莫待韶華老◎隨意飛紅點綠苔。休著家僮掃◎

阜亭積雪

積玉映空青。蓬島人間近◎珠樹瑤花滿眼開。縹緲仙臺影◎便欲跨青鸞。直上三山頂◎鶴氅披雲看下方。月白銀河冷◎

江橋暮雨

浙瀝帶秋坳。兩岸蒹葭響◎何處漁舟暝未還。隔浦聞清唱◎撩亂下枯槎。一夜苔

³⁸ 中華本作「須言神魚去不留」，唯周榮本及二明本俱作「須信」，茲據改。

³⁹ 《明詞綜》引此，結句作「滿地飛殘絮」。見《明詞綜》（臺北：臺灣中華書局，1970年），卷1，頁7。

⁴⁰ 中華本誤作「花園啼鸞」，各本俱不誤。

溪漲◎天目應添翠色重。回首看晴嶂◎

白蕩煙村

綠竹繞清流。草舍人家遠◎幾處牛羊晚下來。煙外聞雞犬◎ 禾稼滿秋原。路向桑
麻轉◎簫鼓從教樂社神。歲歲長相見◎

已上王詞，後聶詞也。

萬里碧霄雲散盡。長天孤月流輝◎城陰空閣柝聲稀◎試登高處望。露濕五銖衣◎
不見遼東華表鶴。人民昔是今非◎驚鳥三匝正南飛◎銀河風露冷。騎得彩鸞歸◎^①
夾城夜月

西北城闌如鐵甕。夜來春漲崩奔◎驚濤拍岸撼崑崙◎桃花三級浪。何處覓桃源◎
彷彿鷗夷乘白馬。潮頭日落雲昏◎瀆祇川后亦銷魂◎琴高騎赤鯉。隨水到龍門◎
陸門春漲

記得武林門外路。雨餘芳草蒙茸◎杏花深巷酒旗風◎紫騮嘶過處。隨意數殘紅◎
有約玉人同載酒。夕陽歸路西東◎舞衫歌扇繡簾櫳◎昔遊成一夢。仍問賣花翁◎
半道春紅

一抹夕陽低遠樹。分明翠斂西山◎蒼蒼松檜鎖禪關◎疏鐘殘磬裏。倦鳥亦知還◎
谷口樵蘇歸路晚。六橋流水潺潺◎行人指點有無間◎天風吹散盡。露出豹文斑◎
西山晚翠

芳圃萬花圍繞處。軟紅晴點香泥◎金衣公子羽毛齊◎爲憐春色好。終日往來啼◎
記得早朝花底散。金河草色淒淒◎數聲只在御橋西◎東風回首處。香霧滿長堤◎^②
花園啼鶯

昨夜孤峯如潑翠。今朝玉立巉岏◎瓊林琪樹間琅玕◎蓬萊塵世隔。弱水竟漫漫◎
玉宇瓊臺千仞表。羣仙飛珮驟鸞◎不知何處倚闌杆◎洞簫吹一曲。鶴氅不勝寒◎^③
阜亭積雪

一葉漁舟吞暮景。夜來江漲平橋◎簾葭兩岸響蕭蕭◎水村煙郭外。隱隱見歸樵◎

① 趙尊嶽輯：《明詞彙刊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）收聶大年《東軒詞》，亦錄此詞，唯「銖衣」作「更衣」、「華表鶴」作「華表樹」、「驚鳥三匝」作「驚鳴三匝」。

② 《東軒詞》錄此，題作「花園聞鶯」，「軟紅」作「嬌紅」、「草色淒淒」作「草色萋萋」、「數聲」作「聲數聲」。（同前註，頁1106）

③ 《東軒詞》錄此，首句作「昨夜東風如潑翠」、「瓊林琪樹」作「瓊林奇樹」、「弱水竟漫漫」作「弱水竟茫然」。（同前註）

鴻雁欲歸愁翅濕。誰憐萬里雲霄○空濛山色望中遙○鐘聲何處寺。白鳥沒林腰○江橋暮雨

北郭秋風禾黍熟。牛羊晚食平田○一村桑柘起寒煙○田翁邀社飲。擊鼓更燒錢○處處雞豚泥飲罷。瓦盆濁酒如泉○往來東陌與西阡○雖言淳樸俗。自有一山川○^④白蕩煙村

五十三（卷 48，頁 710）

蘇郡文徵明之父林，弘治間爲溫州知府。一日，覺似病狀，令人往九仙祈夢。夢仙曰：「孔老人之言即是。」歸告府主，文莫曉其故。明日升堂，有老人來稟曰：「命解之木，共得板五十六片，三片朽而無用。」文曰：「此尙可以解多乎？」老人曰：「不可解矣。」文省昨日之言，問其姓，則答以姓孔，遂驚怖而回衙，病即不起，時正五十三矣。同郡唐寅，字子畏，弘治間解元也。嘗記九仙祈夢，夢人示以「中呂」二字，語人亦莫知故。後訪同邑閩老王鏊於山中，見其壁間揭東坡〈滿庭芳〉詞，下有「中呂」字，唐驚曰：「此余夢中所見也。」誦其詞，有「百年強半，來日苦無多」之句^⑤。默然歸家，疾作而卒，時年亦五十三也。

^④ 《東軒詞》錄此，「雖言淳樸俗」作「雖然淳樸俗」。（同前註，頁 1107）

^⑤ 按：即「歸去來兮，吾歸何處」一闕，見《全宋詞》冊一頁二七八。